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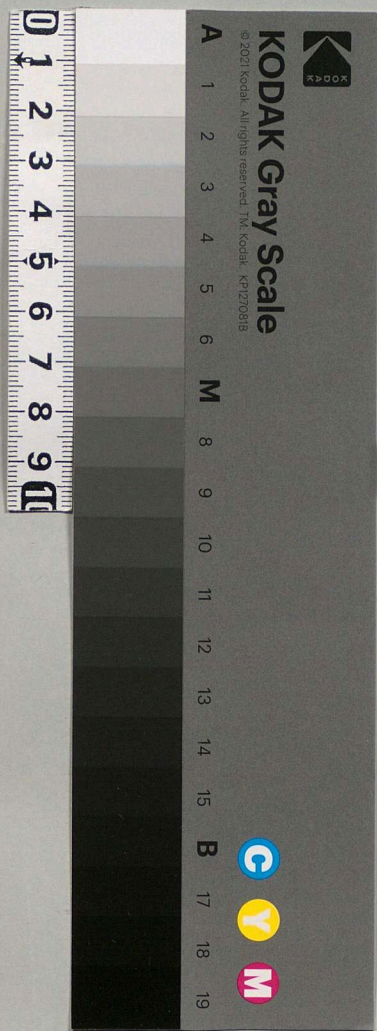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七本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4228 |
| 冊數 | 40 (33) |
| 函號 | 史 137 3 |

三十三





序
華文七

西南備邊錄序

失名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
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
武尅不剛蠱賊內訌蛇豕荐食表撐裏拓猶懼侵
軼未陰綢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并謀合智
料敵勢扼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
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

茲不可無序夫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
其謀難朔方既城薄伐于西文王其勤也儼然既
攘鞫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鍼芒瀉氣蝨穴潰堤智
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
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
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譔于天寶九州別錄上于
正元禦彛新錄奏于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敬興
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詳已然之變忽
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柎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

心德裕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平方唐盛
際德威溥暢北縻突厥東幟遼海窮髮及景悉主
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彛開釁河隴失險締
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焉倚爲先鋒井絡坤垠
我圉孔棘有守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犄鹿效
順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戎膽
雖虜蠻旣始茅涇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
旰食矣疇咨良翰矯失矧耻爰命德裕抗旌秉鉞
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餉靡不察乃立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伏羲榮經孰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阨城以柔遠復邛崃關徙越嶲治而蠻之齒寒怛謀納款維州歸璧而彝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故實外彝情狀臚分縷析燦如指掌搦立隄壘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卷而第

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襍迨會昌中秉國之鈞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石畫沈幾曷克臻茲藏之禁嚴副在邊瑣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悵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鷲擊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塹夾厲階之梗惟蠻爲甚餽糠及米繇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藩籬之寇也雲虔之錄以邕

備蠻則闖然入戶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翅
銖石之差與據往鑒新不可不悉患於微眇也易
之蹇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
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
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
陳編而三歎謹序

明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奎

龍亡虎逝而群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

觀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也按元史龍溪集紀天
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
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
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
聲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
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子斤臨安
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
死賊手雖褒嘉于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
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

求之彝服曾不多見昔安祿山以范陽及顏杲卿
死河北張巡許遠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
闔城皆然萃夏忠義之習無怪也唐史列之於傳
植大義於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慶大藩也威
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
史不死之知事一彝人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仗
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
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繇而生哉予生
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

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彝畧歟抑述史時
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
憾以在彝而畧則失之遠矣因爲述之於簡以補
史氏之闕

春園詩序

李夢陽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
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
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
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

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含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含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嗶嗶而秋雖離而春非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常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

夫大人尙兼君子耻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勳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含也弗塞之憐而頽懽之偕若是則南園公和其于時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考而傳者也

重觀滇海序

給事中

楊士雲

鶴慶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于天下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于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聚峯毛先生以臺史觀

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幅戎心叵測
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闔
罷鎮羣醜懃服迄于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
以僉臬再至再巡洱海攝詰戎兵維時楚眈久逸
難變陵德敝化難聞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沙可
達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毋紐乃教民事悉民
淫嚴斥候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於畢棄咎亦
罔不咸賴升庵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
歌之進予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

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闕觀寡鑒從順
謂之闕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
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
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茲觀風上裨大觀下
裨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孚可革寇可禦大
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
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俾
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
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群言之首

林臯漫興詩序

夏 誥 昆明

古之人進則著勲勞飭名檢以求不負所學退則居鄉善俗清修俟命陶情琴酒寄興林臯時發吟詠攄寫性真故其詩皆冲彝自適不負所養後之人則不然進則循時退多詭俗逐逐于聲色勢利內汨精神外封面目卽欲勉事吟咏率皆牽累惟予友龍德敷氏冲恬夙抱耿介素聞自乞養歸公府無轍跡雲山有逸蹤晦養深湛以故天趣悠揚無蹈厲無矯激求之古人在晉如陶淵明之冲澹

在唐如韋蘇州之清遠在宋如邵堯夫之擺脫今固不可得見矣德敷其亦有志于三君子乎何臭味之同也且也居則花卉滿庭遊則丘壑無礙閒則危坐醉則雅歌門無車馬之誼座皆金蘭之契心與詩詩與景俱化也予得其詩讀之因漫爲之序

皆山館文集序

莊祖誥

杜少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謂洞晰文人之肺腑矣乃又曰作者殊列名豈浪垂抑何

不輕售才人聞譽若此然當是時拾遺諫草終不能敵遣興詩誥至以忠君愛國之熱腸一付諸殘山剩水爲點綴則文章蓋難言之矣直指朱公素以文名高海內卯辰之間不佞誥曾奉制舉義而膾炙之則見靡思弗靈靡胎弗脫一逞具凌雲之氣遂慨然想慕所爲古文詞恨未繇窺見一班耳洎公按滇日則首檄諸司百執若羣長吏最殿其功能而以愛君勤政一念著爲曆約之誓之警省數言直是瑞錦奇珍碎金賸馥真令吾屬欽承佩服

服不能已已及出皆山館刻相示則又翩飄粹朗恬雅高華汪宏浩渺之勢且洋洋大觀也殿室之綃耶龍宮之燭耶崑林之鼓耶藐姑射之霞耶黃河九折入海之流耶吾眩矣誠無以名狀之矣噫此猶是公令龍巖時語也環巖皆山嶙峋巖峩之槩爲天宮爲霞嶼日與大武歐寮諸峯相映帶誅茆結屋退食自公襟期曠磊既謾謾如松下之風亦岷岷如山頭之石常以天下國家大議寄意於管侯子墨之間如闡微焚餘諸作故是奇勝卽其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九
一點一畫嬉笑罵詈盡成文章蓋借事表衷便足
千古豈杜陵所謂騷人不見漢道盛斯者耶讀醉
翁亭記者以爲兩文忠一時絕唱斯集也毋亦髣
髴環滁皆山意乎記是描境中之人集自吐人中
之意虛虛實實間各極其致矣况公螭頭諫草白
筆霜飛頓令杜拾遺避三舍哉夫按鮫綃然後知
蜀錦之無光也窺龍燭然後知蠙珠之不媚也游
崑林而後知瑜次之未晷也仰姑射而後知春雲
之澹蕩望黃河而後知百川衆流之爲涓滴也昔

者劉禹錫初見華山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
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登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
容易皆山也而見山者異昔余讀醉翁亭記亦作
如是觀余茲愧矣余茲益矣

滇候記序

楊 慎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
寸而移兩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本明太蒙
之野戴斗戴日之城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
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

閱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主有書雲
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
象以此知其不齊也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
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
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
懍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
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渺過從悟言之
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
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冀萬一釋其棘

矜歸於氓馴焚枯酌醴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
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之爲矣

雲南鄉試錄序

楊慎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
子部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
甲嚴法癸葺試賓易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
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鹽郡大夫若
支郡大夫邑郵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廐局隸
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

滇之較四十有二入毅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
使某所曉擇也先長夏同生淖禹湛馨及初商應
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鏤院御史蒞肅衆曰矢公矢
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
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絀簡
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鑄之彘彘
如也鯁鯁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鹽者分職之魚
魚如也稚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
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廿人鏤雕其

文之優甘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
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
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衷乎
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文章三代
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矣兩漢以經術對
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
舉最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
矣我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舊元之

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皓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樸棫之化梓材

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蒲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矇誦詩闡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惡焉况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又必宗經必法古必崇

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迺穆穆之衡行媿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向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聖祖常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微榮靈假於諸士子借書以俟

毛琢庵奏議序

楊慎

田申七月之變左給諫毛君用成死焉都人士弔哭若堵牆其子沂迎護旅轉經于途亦如之雖生平於用成有榮辱分者皆罄辭致哀以此知物論矣丁亥中春走始得一哭于寢丘沂手集其奏議幾卷藏之冀得走序悲不聊閱追惟蚤歲識君于李文正公門及君成進士在家大人選中迨今二十餘年矣斯文久要之誼同事後死之責雖欲無悲奚方而無悲古云死生亦大矣平居而駢處喬

步而葉拱塗人可以爲哲流蓄患悚其先訕僂嬰其後不以事爲解以佗爲辭者衆乎渺矣用成言若不出口而臨大節若此致命遂志其困也君子走曩紬書史局多見君疏其論事利害卓乎不羣犁然當于人心其甄別取與不貴苟同黨阿伐異者斷斷然殊不介介也獨立不懼其大過人也君子嗚呼善其生者也所以善其死也今余于用成也何贊毀耶昔之憤世立言者美人顏榮名余讀而悲之彼豈誠善于道耶善人天地之紀其言者

天弗死地弗埋也奚徒顏榮名而已觀斯集也必有夷然而嘆毅然而感者矣

試田圖籍序

尚書 包見捷 建水

萬曆戊午滇闡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迤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懷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咄其事亂故聖主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稍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

不在泮河也方書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三視之遂
一意節嗇廩費哀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
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
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敘不佞不佞竊歎
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燦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
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
末微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
額視昔浸加乃士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
鹿鳴鸚薦目之爲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

征於泰茅皆作于公之醪纘以賈其餘勇則其志
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
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宜
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
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栢而蘇子瞻繹以勉士之動
欲難進靜欲及時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
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
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
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爲俗學

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石田庶不負公矣

滇南修攘備考圖說序

楊芳

昔李德裕節度西川建樓籌邊圖其阨塞險要之處數召習邊事者指問之久而若親履其地周知其事故能走吐蕃卻南詔夜郎之屬願爲內臣譚者美其功余猶憾夫贊皇之所圖者乏輕便之利隘博大之觀也夫樓而繪之居而閱之按索勤矣

然攜之不可週而隨也推之不可共而覽也守之不可世而傳也意文饒兀然直局於見耳大中丞陳公撫滇之三年四履大寧哀諸部所上輿地圖下執事劄劄之命曰修攘備考不佞承命辱首事得有言以先梓人蓋三復圖考而嘆治安之畧燦然指掌矣滇至我朝始列郡邑比內地高皇帝廓然一視兼復併露鄙荆所無第輿圖同列職方而孤懸西南隅若贅疣然君長號令指臂可使而強梗背約束者難運掉封永長蛇敗我王畧緬不悔

禍藩籬撤而與敵至移守近地幸中丞往一大創之緬稍折比而遙度者意異指殊若日緬不能爲害毋苦勞天子人民爲信從旁之議與當局異憂矣茲一二年來有陰與緬以必自救之霧陽示我有必不戰之勢西陲宴然無犬吠之警見謂緬無它不知中丞默操其權固難以語諸人耳業已設雄關八緬不可犯開屯田百千頃爲長久計緬且辟易務尙効質而又深惟廟勝之算攘外必先修內次第諸所表首內郡而州部而羈縻守捉使南

撫交北距蜀西天竺東黔陽封域之內析之則地自爲圖圖各爲說總之則圖歸一說地約一圖其間山川之分合形勢之險易風土之美惡利害之重輕一披閱而孔明所不經章亥所未步者神馳而心往焉兵食要機戰守方畧恢恢乎遊亦有餘地矣夫尺幅之卷舒千里可通至便也片言之說論億人可曉至博也一帙之縑素百世可傳至遠也公之籌邊與李同而善用其籌又獨有得於繪圖之外者若乃內修上策寓於圖而不盡於圖亦

不泥之圖公自有神解當事者按圖而得公之解
緬可剪而朝食故地立復邊關不閉滇其世世無
患矣

本朝

調忠錄序

范承勳

余重葺楊太史祠表其節義文章所以崇名教
也祠成慨然者久之思太史於滇爲寓公滇之
先賢古獻有明三百年豈無彪炳史冊可與太
史輝映千秋者閱滇志得諫垣昆明毛公諱玉

號琢庵者與太史同時同事廷杖先殞闕下是
誠太史知己也及數過太史祠憑弔之下以毛
氏詢諸土人指其別廬故址正在山麓水涯間
又復愴然者久之噫使毛公當日不死獲乞歸
爲碧曉主人必且與太史脫屣塵外詩酒嘯歌
朝挹華頂之雲夕盪昆池之月則丹鉛遺錄唱
和更多詎非山間澤畔儼然屈原宋玉之同心
哉於戲燕市羈魂何識哀牢之譴直城落魄空
含斃杖之悲弔同時而懷孤節因寓跡而溯雙

忠此二公者存歿一心安危一節任運數所遷
總以各遂千秋之不朽不必同也亦未必異也
而頤廟祀未崇終泯泯無所表揚乎未幾其孫
生員毛翰持讞忠錄來乞言於余始知舊曾請
祀鄉賢矣亦可以與太史相輝映而無憾矣且
其先世兩貞婦苦節撫孤劉爲公會祖母魏爲
公祖母忠貞萃於一門維風勵俗曷敢闕焉因
爲之表其節義文章俾滇人士知先賢古獻之
可法者雖不止毛公而可以與太史相輝映者

其惟毛公平竊更有感焉古者卿大夫歿則君
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讞今讞毛公
之忠爲之哀集而採錄者又太史也細讀太史
爲毛氏碧堯精舍記仍隱隱以辨物正名立論
余知太史讞毛公行自痛也抑知千古之下誰
復憑弔焉而并讞之者乎余所以始因太史而
得毛公旣因毛公而難已於太史也

碑

唐

南詔德化碑

西瀘令 鄭 回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觀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負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卽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

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克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劔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選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旣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特鐸稍騙瀘江結彼克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遣詔弱冠之年已負

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
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實物並歸解君
父之憂靜邊隅之稜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
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
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
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旣御厚眷思竭忠誠
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
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雲生變初節度章仇兼

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
東夔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破南寧州都
督夔通路歸王昆州刺史夔日進梨州刺史夔祺
求州夔守懿螺山大鬼主夔彥昌南寧州大鬼主
夔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
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夔畏威
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
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夔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
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

將軍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
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
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
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
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忠
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
亡潰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
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

吐番是漢積讎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
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
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
宿欲令讎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
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
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
欲敝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察
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監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
虔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

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黠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會渠等皆曰王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將軍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旣數道合

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徒四面攻圍三軍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群全拔虔陀飲醜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寧再申表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遣拒請遣大將軍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屈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拜雲南錄事三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鬘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蚌鷸交守

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府城復
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刼至江口我又切陳
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
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
驍雄自黔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
禱叩頭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
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
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
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

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讎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
召卒伍擱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
至孝不可以無家卽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
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
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
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將軍段全葛等於丘遷
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
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
子乎旣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

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會望趙佺鄧楊傳磨計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勲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馳馬牛鞭等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大守司空襲禮內使賈

奇俊帥師再置姚府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將軍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

逼遼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
巴躡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
衝彼弓不暇張亦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
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元帥沉江詔曰生雖
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亾
將等屍祭而塋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
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劔贊普差御史贊卽
羅于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
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卽

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
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
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鷲詔親帥
太子潘圖逼會同越鷲固拒被僂會同請降無害
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
復置越鷲以楊庭璉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
曰漢令更置越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茲蔓
旣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
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

齊入越嶲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叩部而漢將大奔廻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奏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已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於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

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群歡城邑綿延勢連戎燹乃置城監用輯携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頽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冲和德音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彙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

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扞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滅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

獨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賤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郛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渙覆詔願爲外臣東粵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黑背之鄉候隙省方駕憇于洞庭之野蓋繇人傑地靈物萃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烟塵不飛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驪首叩南平睥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

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
息民兼弱侮匹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
段尋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
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
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
俾達將來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
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德
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
無贊於周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

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降祉自天
福流後嗣瑞應匪虛禎祥必信聖王分憂遐荒聲
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構亂開路
安南攻殘西爨竹信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
柔伏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身遐裔
禍連虔陀亂深豎嬖殃咎匪他途承自殪仲通制
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
相守謀用不滅逃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興
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而縛羣吏

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
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繇故設贊普
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
彼郡縣越雋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
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卬瀘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
傳舉國來賓巡幸東轡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
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烟塵載寢鞍
擊梨坑輯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
之臺倉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

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
天長辨穰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
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元

平雲南碑

大學士 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外內雲南秦漢郡
縣也負險弗庭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寧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國王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留

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緬中蠻國皆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於方夏

幼長老少怡怡熙熙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黠蒼之山嘗駐驛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王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于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

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王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于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
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
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炳
炳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
被山川鬼神實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
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
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
統天大噫小噓日寒以暄粵西南陳水駛山崑風
霆流形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

燕及跼鳶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瀚被生
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
一家孰爲要荒黠蒼蒼禹跡堯牆井鉞參旗終
夜有光威不遠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平
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
量寬大至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
南勝地極在遐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

二十餘年撫恤之心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
得人以革其弊公奉天子命鎮諸外藩以納速刺
丁月忽乃爲斷事官楊璉爲左右司郎中塔木丁
爲員外郎梁增侯瑞爲都事所司之土東接宋境
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徂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
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路皆公所攝是歲七月抵
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
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
慶首建文廟歲祀於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

度公之心皆爲學較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
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綱紀法度
軍旅刑措之事未嘗不自文學始今公先其所當
爲而爲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得治之
本矣繇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禮賢士
削冗官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以待勞民薄征稅
以廣行旅饑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綏凡
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爲與夫建省堂築驛館導
水治橋興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凡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結怨於已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爲易治十二年冬羅槃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公乃徂征薄於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勢而攻殄無遺育必無後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體而行之職也數日城果下諸會長各齎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僚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

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十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矢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副以裨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求救公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釋圍而蒲兵始解自後蒲甘不敢犯風金齒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計也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抵公

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經綸既緒凡有功於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旨擢阿魯與納速刺丁爲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楊璉爲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反忽徐赤阿舍八失爲招討使愛魯爲宣撫使總管段信苴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爲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銀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吾嘗論名實

之辨而有感於公故公能開疆闢土於不毛而不能勒勳於銅柱使南方之人感恩於肺腑而不能繪像於公朝此公之所能者實也公之實跡已昭著於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超甘棠之詠似有愧於召公黃童不爲騎竹之迎豈無慙於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祝公寧不愧耶邦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生已公

名在人已既無憚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仁
 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
 治公來舉醇豐功偉蹟南詔西秦追之金石永示
 無垠

明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奎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
 難作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
 于門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

侍側無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土益
 奇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
 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
 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
 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
 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彌上意旨中宮尤
 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西抵熙河布德澤康遠人

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部西渡黃河畧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勲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賁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鄰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

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愛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不浹十辰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彝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寇援管宥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任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諸衛兵三萬禦之尅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日間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風猛助順乘風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其首將刀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馬軍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晏

奉天殿賜金銀楮帛繪綵以萬計尋還鎮上諭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有詔命王還滇以僉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于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計聞上哭之勸追封黔寧王諡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內訌外攘人流卒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敬賢納士不吝賚予民始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露冰

霰之中遐邇冒闇皆覩天日山川草木相生懋豫
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彝念王不
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侯纂
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
于民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
祠作于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
卯凡爲楹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
成享威請紀于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
俾歌以樂焉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

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弧掃
機槍助帝駟伐基隆平氣壓崑崙滄溟出入星
緯無畱行勁涉滇海縻長鯨長鯨旣殲波浪腥龍
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嬰文經武緯光晶
熒手揭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爲列星帝錫侈封
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神光
夜夜飛爽靈臍纒布瀉通杳冥琴麗颯沓從雨旌
倏焉如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
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國家之臣之有大功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自少聰悟過人博考諸

書高皇帝甚重之命爲後軍都督僉事益祇勤不懈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彝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之然後能讐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蠻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候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彝莫敢不服太宗文皇帝卽位之初八百蠻酋

出寇掠爲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
卽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蠻
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徇上嘉
其勇決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彝將
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彝副將軍印授王爲左副俾
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
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
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沔寺沙昇舟夜出洮
水引兵泝流鏖斬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

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
括軍中舟聯爲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
城柵破之遂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等
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子
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
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
他物不可勝計還朝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弊命子孫世襲既大
晏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
爲首阮帥鄧容副之上獨命王爲征彝將軍以兵
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懼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占
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富州蠻會頑不供賦
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
以兵急攻平其地可也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
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卽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
賦蠻中帖然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勲戚之賢而久

勞於外召至京師命兼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
南將軍印遣還王頓首辭讓上曰朕託卿鎮靜一
方此豈爲卿重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繼位所以
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馬龍他卽甸諸
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昺往平之及麓川思
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命王率兵
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逼瘴月
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爲請
於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昺及都督方政以兵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進然尤以敬慎爲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
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
春己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
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
昂曰吾父子兄弟受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
忠謹其勉率子孫篤盡臣道以無負國家又曰逆
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此寇言訖
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繼先王令緒而在鎮旣久敷
布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

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
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彝干法不忍加
誅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人信賞必罰
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於講武事
修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
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
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
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於薨人無
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

年七十有二計聞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
遠王諡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
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朝曰先臣紹臣大
父遺烈受爵命膺綏靜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
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
美諡寔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
大父立廟供祀享以彰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
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
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

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
以紀其成而黔國公謝世上念沐氏世勲且有世
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都督璘賢可以任繼
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土蓋都督昂之孫
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
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穀
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之
臣蓋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王之令德豐功世濟
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

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文以著不朽故爲序次
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天佑聖明篤生賢輔
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之功師武用
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繼之克繼
戎績第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不孚太
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
至於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
載位與時升業已久大高牙巨纛作鎮茲邦山川
遐遐千里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

一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
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其彌雍恢我文告饑則有
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其宜相維先世匹休
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
此下人雨涕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諡
先王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依命服焯煌穆穆令
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既設復有牢醴王之
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怡麗牲之碑龔
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寄龜負之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後千萬年永永弗隳

定遠王神道碑

明大學士楊士奇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闊厚聰悟過人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陞授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王嗣封西平侯仍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先是麓川不靖王適主奏發兵平之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會侵邊王先後追擒其酋誅之四年安南叛命王佩征彝副將軍印率雲南兵分道進討寇酋遠遁

王追至日南州俘獲無遺械送京師安南平六年春入朝封黔國公賜誥券玉帶金幣上親製詩褒嘉還鎮雲南十七年富州蠻會遁賦不入命王討之王使人諭以禍福蠻遣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仁宗重王勲德命佩征南將軍印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諭之不下乃命第昂及都督方正等率兵前進乘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力戰死之王曰是雖偏將失利固吾總帥之過旋師將駐金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齒耑再舉會有旨命還鎮王至楚雄以疾薨計至
京上爲之輟朝賜恤典追封定遠王諡忠敬夫人
臣生有茂勲死有榮名無愧于銘矣乃爲之銘曰
天啓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帝后二聖至
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舍徧覆矧孤在里靡攸
怙恃二聖矜惻曰其予子鞠之誨之勞劬備周以
長以成有偉才猷帝有恩言爾復爾民懋乃樹立
華乃先祀嗚呼昭靖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與
忠嗚呼忠敬纘乃烈考維孝之執維忠之蹈往綏

滇人幾五十年率考之行敷帝之恩俾食俾衣免
其寒饑重學崇師導之尊卑平其政令時其作止
人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慧以諭以誨滄海弗
悛式剴以戒交人悖兇披猖爲狂遠天毒氓軼我
邊疆奉詔出師往行天討桓桓疾馳雷驅電掃富
良飛渡如履坦途兩師窮追縛寇海隅解縱脅從
宣布教條爰整師旅凱歌歸朝飲至策勲上公錫
爵嘉寵元臣龍章輝灼滇人之思瞻望旆旌帝不
忘遠申命南行祇事五朝鞠躬小心奉國忘家志

如堅金寸棘未剪躬不寧處過自偏裨予躬引咎
終於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萃褒千歲弗磨沐氏子
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季永光其傳

太師武僖公神道碑

謝綬

公諱琮字廷方姓沐氏其先鳳陽定遠人曾太父
諱英從我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積功至西平侯
追封黔寧王太父諱晟嗣侯爵以功進黔國公加
太傅追封定遠王父諱斌嗣公爵充總兵官征南
將軍鎮雲南母梅氏贈黔國太夫人公生未晬父

喪時從兄璘繇都督同知總戎繼鎮雲南撫公友
愛篤至無何璘卒朝廷以公尚幼又命璘弟瓚嗣
兄職鎮雲南公遂得委己於學日有所進成化乙
酉甫冠入朝襲父爵夙夜惟謹憲廟寵眷有加丁
亥命還雲南如祖考故事公自到鎮痛刮磨豪習
勤於涖政五鼓卽起視事公退不入私寢冠帶終
日精覈簿書事無壅滯每修貢進表文必焚香遣
使敬肅遇聖旦歲節行禮如在上前朔望謁孔子
廟畢退坐明倫堂令諸生進講誘掖獎勵或修學宮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繪聖賢像飾祭器樂器給學田展解額凡可以作
興士類者無所不用其心至於惠鰥寡除貪暴尤
汲汲焉嘗奉勅督理軍儲調邊方所恃者在兵兵
所養在食遂銳意屯田修治水利不數年田無荒
蕪庾有充積間值雨暘愆期懇禱輒應農隙則訓
練士卒振揚威武要路增置堡哨設兵守之盜賊
以息邊夷執贄來見一無所受必加賞犒而諭令
恪守王度諸夷懾服甲午交人至邊欲假道窺覘
虛實公逆知其詐遂絕之日命各彝方固守以俟

交人知我有備乃遣使詣闕謝過戊戌尋甸土官
安晟卒其弟爭襲職廣西土官昂貴暴虐其民弗
堪公悉寘諸典刑奏革土官俱設流官治之土人
以安自是屢發兵征石屏攻鐵索箐赤石崖蕎甸
襲取南窩蒲賊莽丘掃定馬隆麗江劔川永寧羅
雄諸彝之爲民患者又添設大羅衛賓川州以爲
保障壬寅偕都憲程公琮往撫猛密所過秋毫無
擾或以平猛密策獻者公斥之曰自征麓川以來
軍民困憊極矣吾寧招徠以德不忍地方復罹兵

革之苦聞者趨之卒致彝會聽撫邊方帖然錄功
上請朝廷有白金文綺盛甲之賜加授公太子太
傅以崇獎之弘治改元戊申今上卽位念公久鎮
外藩上下咸宜又遣使賜白金文綺一日風興盥
櫛衣冠坐堂上得風疾遽卒丙辰九月七日也公
生長勳閥端慎有守穎敏過人苞苴不敢及門精
通武經諸書知用兵之法凡命將出師授以成算
所向有功平居孳孳嗜學手不釋卷于陰陽卜筮
星命之術亦皆究心詩歌樂府隨意所到富麗可

觀性至孝恒痛早孤事母竭盡子職及卒哭泣悲
哀弔客不忍聞待族姻有恩御下寬而有制度量
汪洋喜怒不形勢位已極戒滿思危兢兢業業待
人和氣滿容人喜樂就視人之善若己之善人有
困乏不顧有無輒傾囊濟之不吝喜近儒生時與
講論前言往行至忠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
亂卽義形於色識者方以遠大期之而遽止於斯
惜哉公生景泰庚午閏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
七以右叅將錦衣都指揮誠之子崑爲後鎮巡重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臣具以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
右柱國太師諡武僖命禮部論祭者十六東宮諸
王皆賜祭給驛歸其喪工部營塋復以雲南重鎮
遂從所請命崑就鎮紹爵繼守其地始獲遣官奉
公之喪歸江寧以己未年四月八日塋于長泰北
鄉祖塋之側初公生百鳥喧集卒之夕星隕光芒
亘天將塋前掘有石人其亦異哉未幾嗣公卽
以雲南巡撫都御史張公誥所述公事狀緘書走
幣介監察御史王君璟戶部主事王君應奎來請

文刻神道之碑予昔長藩司于彼知公履歷加詳
故不辭而書之銘曰桓桓武僖爲時名臣蚤承世
勲奉職以勤作鎮南土百彝安堵一有弗馴卽戡
以武天子曰都褒章誕敷宮傳有加寵賚寔殊交
人懷詐覘我虛寔公遂絕之外侮莫入蠢爾猛密
跳梁于邊公撫以德不以兵連人有弗給公則濟
之民有無告公則庇之惟才固匹惟德有容是宜
永壽僅幾五旬是宜有續乃止其身事聞當宁惻
然與悼祀不可缺爲公立後卹典駢蕃絕無僅有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光賁九原公其不朽

海口修濬碑

楊慎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
凡九十九竇滙爲昆明池其水乍深廣乍淺狹有
如倒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越雋昆明聞有
此池先於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
迹可覆悉如志言而漢唐歷宋叛服叵恒屢闔復
塞焉迨明大一統百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
荒服之區化比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城之

外環而列城者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昆明呈貢
歸化皆邊昆池土人亦稱曰海在昆陽地各曰海
口實此池之咽嗑盈涸因之水旱係焉濱海澤田
或遇涔滂之歲浮剛沒菑稔澹徒飲鳴鴉弘
治中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金始爲開濬之役有
記勒於碑嗣是歲一興役謂之小修正德間都御
史安福王公懋中副使崑山史公襄佐繼之始相
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戌大雨洽旬水大至盤盪
激而成窟滯澗濶而爲阜則石龍阻流而成硤黃

泥填淤而象鞭海田無秋矣澤畔及滇之仕宦歸
田者相率陳于兩臺于是巡撫都御史吳興顧公
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戎都督古濠沐
公朝弼集議于藩臬諸司躬往閱視維時南至節
節東作未起乃檄命雲南府屬各官凡二十人有
差經始己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
役者夫僅七千餘二十五日庚寅我肇工子河至
十有二月庚戌拍子河成其臨水大壩工繁未憇
乃先築少壩于子河故堤二十四日己未爲土人

星回節少壩成乃暨休百工越今歲庚戌十日乙
亥而庀役丁夫至者滿萬分委諸末職偕手競作
乃濬大河斲石龍潭創灑子河南曰平定鋪至於
白沙河又至於白塔村又至於駢穰又至於新村
再至於大河南堤之新村再至於北岸之沙駢村
各以石緻川濬而濂窳其中爲洩水之壩枋九座
壩各存水窻俾礫磔漂沙不衝塞焉其臨水大壩
成于仲春下旬乙卯乃併啓少壩而窆黃泥灘復
自茶上墩下匯子河故濬新築院藥編篁析符囊

石壤壤如蜀之湔堰昇於蛇籠之制以埽稠滌波
若黃河輒灘嫩堰法蓋其碑欄障汜邈樵道自
耙齒山場沙水引入子河以蠲黃泥灘之患辭計
始漢厥以逮石龍壩以丈算者三千二百有餘落
成以三月己卯大壩橋焉放流下安寧富民而濱
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凸矣風回漣漪並靈河九
里之潤月墮清泚無濁涇五斗之泥綠薄青葑若
踴躍而來白沙丹疇狀奮迅而出是役也允如前
記所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嗣是

則歲之小修可免匪惟濱海得佃其田仿其力環
海衛所州縣皆畿有息肩之慶矣役成當有樂石
之鐫以垂久遠爾

雲南平諸彝碑

御史 趙汝濂 太和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
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爲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
武定叛劫殺自恣惡醜薰偏公召羣公而諭之曰
賊祖黷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彝倣倣漸
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五
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簡禡纛滇池分
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
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聲雷鉤百里之內原草
爲赤公乃恟于元戎叅于臺史躬蒞大軍親壓敵
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師闔如虓虎熊羆
十萬縱橫膠轄兵鋒筍束行伍密飛鳥不過螻
蝻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衆謂賊既過江
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攻力排羣議定策造
丹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臣登聽將士誓死金炮

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嚮導圖
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遙授警戒軍
中將士翻然抖搜介冑是夜果有二千餘賊衝劫
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崖落澗者
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
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
軍先覺遂大破之直趨蒲桃村燬賊營千餘間斬
伐林箐一十三處繇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
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罅逆賊繼祖與

惡黨卞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欽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爲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卽縛姚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兇旣除諸彝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謹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粵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氈裘生心狂彝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蒞止申明國法誅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

號二賊于昆陽秋斬矣本等三賊于祿納冬擒者索于新化州乙丑誅黠遮於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旣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宁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勲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歟瀟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跡會衆合詞撰詩一通勒石於點蒼山庶垂警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詩曰天挺哲人

加志寤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
寅曰此南服寇攘與鄰聖人在上四彝來賓乃爾
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
如腐鼠一擒雙孽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
是歲之秋楚雄告憂蟪斧蝟蜂掩縣乘州會不逾
時亦旣剪劉沔寒之節有承載唾一麾斃之遂傾
其穴乙丑之年羣盜蟬聯禍延尋甸一郡騷然運
籌得當弓不張絃以俘其醜弔此顛連我公王佐
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猶唾除兇剪亂風掃電

過奈何頑會不知悔禍罪釁滔天海山非大公用
震怒歷告羣僚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
備弓刀載爾糧糗忠蓋是昭歲臨丙寅夾鍾之月
禡燾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颺火奮越旌旗臘
臘誓師喋喋雄風燮燮駭電雲軍威所吞千里
震懾旣與寇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颺起雷騰矢
鋒簇兩戟火流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
響破岡陵賊魄旣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
寄我乃造舟直窮其地彼會旣藏我師如鷺越歷

再旬檢蒐畢至賊冑萬死奮其蟲臂欲當我車千
骸並棄殪彼二會獻馘於轅大憝既除餘兇雞豚
俘鈞於姚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獮薙無垠洞見千
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昔征彝半途
而散綱紀爲弛彝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
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幽觀化
神算無遺重泉匪敖九地非疑凡所指授動中機
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
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

無詠詩列郡安枕人孰不思吾儕土著桑梓於斯
勒詞山石永鎮諸彝

大理八蜡廟碑

李元陽

夫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爲蜡祭以報穀也其
神八故曰八蜡一曰先嗇神農也二曰司嗇后稷
也三曰農田峻也此聖神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
表曠曰水防曰水墉此利於穀所當謹者也曰貓
虎以祛豕鼠曰昆蟲以息蠱賊此害於穀所當拔
者也蓋莫不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

物息老休農又各宴會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其樂則歛幽頌擊土鼓是爲蜡也昔者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謹宴會之財也今兩河關陝山之東西皆有蜡廟獨南中闕如嘉靖辛酉郡丞江公蒞止大理謂人曰吾昔爲滋陽令蓋見諸郡邑皆有八蜡廟焉對者曰茲典其有待乎夫事無倡罔濟滇之有蜡其自公始乎會歲饑米價

騰湧未遑營作丐者二千餘人公乃募民之有餘穀者數百家使以次施濟施者無大費而丐者全活君子以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又謂賑不可爲常欲米價常平其惟社倉乎遂以贖緩買穀貯之令民間主其糴糶不足又取岸沙之可耕者履畝升科以益之明年彭公以提刑憲使分巡金滄謂郡丞曰事神治人其道互用吾觀子之賑而倉也知子有裕民之志矣盍爲八蜡廟以祈年乎丞曰宿願也遂上下原隰選地於北郭浮屠之

原鳩工伐木輦石陶甃糾胥吏之情者得十九人
權量之欺者三十許人俾量罪具材作廟以蜡焉
邵之縉紳相賀曰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謂其不能兼也今食於人而思所以食人詩曰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斯之謂與分巡名謹三山人
郡丞名應昂攸縣人

巡撫鄒公靖寇安民碑

朱逸民

太和

萬曆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中蘭
谷鄒公奉命勦除翼寇公恪恭祗懼閉閣思繹以

謂雲南賊寇西有鐵索赤石崖東有僕剌怙險負
固戕害生靈在昔置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然皆
無效又監司以董之然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
律有闕歟抑威權弗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
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聖人在上萬
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乃小彝弗靖兇釁滋張人
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惟執
事大夫匡予之不逮諸大夫曰敢不黽勉以從事
令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十月辛未公單騎遂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行道不避人郵驛之吏不知爲公所過悄然不動
一草直升赤石崖出賊巢之背然飛檄分兵如動
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維時飭戎憲副則新都湯
君仰紀功僉憲則上海屠君寬也十二月壬午公
躬擐甲冑禡纛嶺顛斬賊魁於旗下金鼓嘈噴上
聞於天旌旗紛纒下蟠於地壯士凜以爭先戎卒
憤而競起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
如激水之投深谷矢鋒雨集砲聲雨錮金沙之江
波濤起立林莽之箐飛火燭天伏崖窟者焚骨縱

橫投江流者漂屍蔽浪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
儲食恃以爲固公令將吏密求水道而斷之賊多
枕粟而死於是因糧於敵遂息負輓之勞冬十二
月丁卯賊旣平矣尙存餘糧資我版築乃設戍守
乃作城垣乃建署守乃作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境
一變而爲耕耨之場矣春二月丁未公復單騎東
行直擣猱獠之界駐阿迷州因地設謀躬率將吏
當死不避見危而進一切弛張折衝悉與西征相
似而象陣兵力動軼幾先士馬皆有騰風躍雲之

氣不五旬日而百里內彝寇盡淨矣維時飭戎則
憲副西克張君文淵紀功則憲副晉江林君一心
主餉則大叅上海張君仲謙也初公之誓師也申
訓有曰人爲萬物之靈彝亦人也以無教而驕恣
得罪於天在法無赦今雖多方殄殲若撫鷲鷄弗
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祇承法亦無
赦汝其念哉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鉞之
下恆存不忍人之心生生殺殺惟法是循功峻而
不矜事險而無咎一時布政左使成都桂君嘉孝

叅議錢唐馮君子京嘉興卜君相憲副長樂陳君
洙僉憲彭澤畢君天能雞澤田君應弼諸大夫動
靜雖殊莫不各以其職先後從事奏凱之日節應
中呂告於山川飲至論功以聞於天子往稽趙克
國在漢先零猖狂帥師往攻料敵制勝遂克西戎
楊子雲作頌以美之以今較之公於克國未足多
讓而歌咏不作將爲闕典是以不揆蒙陋轉括耳
目之所覩記撰詞一篇以備太史氏之采錄且示
諸彝永以爲戒云其詞曰聖人御極憫此生靈爰

命卿佐維國之楨視此南服時靡有爭何物豕啗
乃干我兵肆陳帝聽興師徂征龍盾鳳旂山摧海
傾甲士雲集颺動天聲賊膽旣破東西震驚百羊
集寇一朝以平氣稜鬱翳豁然朗清地同再造人
乃更生維茲賊土毒於蛇虎屢征不克憚破勁弩
我公英武談笑揮塵俘馘如神成於一鼓公立朝
堂請斬佞臣以斬佞手加彼頑民勢如摧枯孰敢
不馴尾犬不掉鎮臣逞暴公能拔山力爲帝告舉
而擲之寘於他壤以靖四方孰敢有傲公無町畦

四海爲家規模廓落渾渾無涯政舉大綱萬目無
差文武才節衆口非誇駢駢四牡六轡在手凱歌
而旋桓桓糾糾赤芾桓圭行當公右播之聲詩用
傳弗朽

本朝

重建靈應禪寺碑

布政 田啓光

自古帝王肇造區宇天人旣已感應川嶽自爲
効靈觀諸載籍燦然可考滇池雖處天末實西
南一重鎮山川廟祀東有金馬之神按滇乘周

時天竺國阿育王三子長曰福邦次曰弘慈季曰至德王有神馬惟見王金轡始受控御三子互爭乃縱馬命得者與之王愛季子以金轡授至德追至滇池獲之於此山麓遂化爲神屢著靈異雨暘疾苦祈禱輒應後至蒙氏時稱其神曰景帝血食千年卽漢遣王褒所致祭者也古有神祠元明間拓爲梵刹度僧祝釐名曰靈應禪寺其寺左挹昆池澄波靜練右來陞嶺疊嶂流青遠望碧雞山環接太華羅漢進耳諸峯若

